

聲隅子歛歛瑣微論
世緯

羗



瞽

隅

子

聾隅子敘

敘曰聾隅者枿物之名也歔歔者兼歎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處爲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姦百善旣揚名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爲毒舉世慨夫哲人爲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運文

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治柔故承之以大中大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睇之所得表於三王耳弗尔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小則意塵述而不文孰與尔歸非敢播之作爾益用致之子姪云尔睇序

贅隅子獻欬瑣微論卷第一

宋本重雕

蜀人黃晞撰

生學篇第一

五氣雜萃鈞坯鑪鞴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無不然君子直力作生學篇

贅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尙矣嗚呼仁矣哉衆好之己樂之衆疑之己審之衆亟之己恤之贅隅子曰鰕螯之微不能釣橫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

草澤空者誣也辭賦之戾乎治具聲偶之甚乎倡優孰云楊綰之爲賢乎吾見其大不道者以此或問漢高祖何如人也曰古之仁人也曰有仁而遺其親者乎曰何也曰項氏之將烹其翁姥也漢高祖曰饋吾羹得爲仁人歟曰是非子之所謂也當漢楚之未定孰敢益人之讎乎不然則將往而同烹曷若終拒而必讎乎嗚呼鳳凰隱而百禽噪聖人沒而諸子亂甚哉封禪之禮無益於今也皇天汲汲以生吾民財以阜吾民今枉其財以奉天是猶割己之肉以啗其口不亦痛乎或曰學將久

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敏而立者也或曰井田不復肉刑不用鄉飲不序里選不伸冠禮不飭家廟不建五爵不封若何曰人君其勤矣何也井田復則民不飭肉刑用則惡有別鄉飲序則長幼順里選伸則賢无隱冠禮飭則人適節家廟建則孝不犯五爵封則戰用稀罔由此者猶適越而西其軌也嗚呼允克言之則以蹈之允克蹈之則以久之久哉久哉今其鮮矣贅隅子觀諸史漣然歎曰天哉天哉欲斯人之極乎犧牲哉秦政之陣伍項羽之掎角不亦甚歟

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猗頓奚以富曰不富或
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嗚
呼姣婦之篤暴君之寵雖極其情不足尙矣聳隅子曰
鄙哉楊王孫之所爲欲以一身之衣徧服騾人之國匪
不足之爲慊亦將見其形之自赤矣或問三代之前裕
臣也秦漢之後勞臣也曰何爲裕臣也曰不言而人信
不威而人服不令而人從又曰何爲勞臣也曰丁寧而
後信櫝桎而後服申飭而後從嗚呼古人以道而顯身
今人以才而顯身古之人以德服人今之人以威服人

贅隅子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贅隅子曰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爲仁不以嗇用爲節在乎用協中而行合義故也贅隅子曰飽旨而糲渴汙而漿小人而居大位患爲不充者良不自永耳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爲義今之師也師乎爲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聞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贅隅子曰无責人以如己无譽己以如人則其進也弗可止矣

進身篇第二

无自而生无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柰何物求吾原
吾道是求藁然濡然不吾爲哉作進身篇

贅隅子曰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以爲
困而居顯不以爲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或問令狐德
棻之言王霸曰是非古之所聞者也夫王者之行刑猶
德也德猶刑也何刑德而王霸異乎嗚呼腐薪不可以
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贅隅
子不跌時而膠悔不憚人而結毀建皇中以爲的出血

性於檻穽吾聞之於武王耳不食非君之祿不仕必亂
之朝進則致之以其道退則去之以其國吾得之孟軻
耳不悅懌於不遇不猶豫而不進宅仁義而爲心液中
和而爲氣吾得之於揚雄耳罔進難而退易不賴身而
爲國處衆人之所不審而愈卓任當年之可欲而不尸
吾得之於韓愈耳戴道德以爲天无孛蝕之異蹈仁義
以爲地无兀折之險斂詩書以爲披服无災身之咎憑
禮樂以爲衡輓无覆轍之禍吾得之於孔子耳曰孔子
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

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爲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爲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或問楚之鄉有盜者攻其室而主獲之曰子之貧以至於斯遂釋之人以爲仁魯之鄉有盜者及其門而主獲之曰子之貧奚至於斯遂殺之人以爲正曰何如其爲也曰楚之鄉者三皇之人也魯之鄉者五帝之人也若二人者其智一也而幸與不幸何其戾哉曰若知海洲乎卓乎上陵矣數之所去上陵廢於海洲矣贅隅子曰越石父者禮之操人也黔之殍者禮之木人也叔孫子者禮之商人也阮嗣宗者

禮之貊人也或曰生不得伸其志死不得盡其禮屑屑之於天也贅隅子對曰道之所歸不在於紱冕道之所達不在於榛莽回憲與堯舜肩立桀紂與匹夫一致贅隅子曰鄧子之於漢文也忠矣而正不庇其身李夫人之於延年也盡矣而德不傳於色曉之以正淵之以德不若之名臣列婦无矣

揚名篇第三

顯顯令實巍昂卓厲吾瞿吾輝以效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贅隅子曰名揚乎當世功獲乎千祀孰有如顏子者哉
或曰顏子誠乎揚名而功何有曰是非子之所及也當
夫子特立獨行非顏子不能廣之則後者何述在陋巷
而不憂飲一瓢而自樂則後之困者彌激貪者不息非
顏子之功何也贅隅子曰人生何有觸類成性上之聖
吾知其无初下之愚吾知其可終或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憂當秦政之无道使扶蘇之
必立天下其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
縣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

贅隅子曰王朴之忠直和凝之敏速黃文蔚之得衆桑維翰之計事亦一代之美矣或曰羊陸二公不欺也其至矣夫對曰甚哉其能自不有如是也或問不信之心何如曰使其加一息則太公其人也贅隅子曰仁矣哉唐太宗其臨事也果其從諫也速其濟物也權其養民也惠其保臣也終其武王之後一人而已贅隅子曰顏子能柔而能勇子路能剛而能屈或曰何謂也對曰仁而不違柔也學而不倦勇也立而不侗剛也義而後伏屈也孔子亡二賢教不效也贅隅子曰可以發身而未

可濟世可以不世未可以經遠君子如欲經遠在繹思而已矣或問君子曰君子之道明而不曜晦而不濁瞽瞍子曰終日不爲惡惡必殺矣終日不爲善善必怠矣是以君子捨此覲彼瞽瞍子曰古之人見利以思義今之人見利以忘義瞽瞍子曰不矣哉楚王之不納璧也秦趙二君幾不免乎或問信曰不矇或問義曰不苟或曰逆阪而走可乎曰不可曰迂哉子曰居今之時學古之道不亦逆走者乎瞽瞍子恪然歎曰飼乎食服乎衣子能捨之乎曰不能曰是古人之道也或曰黃霸能州